

# 老舍與滿族文化

## ——割不斷的血緣

· 崔明芬

**摘要：**老舍之所以為老舍，是因為他擁有只屬於他自己的“獨一份”的滿族素質。老舍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獨到貢獻，抑或說，老舍藝術的最精到之處，也恰恰在於老舍文學中展示的宏闊的跨文化背景，與濃鬱的滿漢文化交融的意蘊。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稱頌以描寫中國人的生活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賽珍珠為“一座溝通于東西方文明的人橋”。在人類文明史上，凡是促進人類不同文明發展的人，都起到了紐帶與橋樑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老舍也是一座橋，一座構架起滿漢文化于一體的文化之橋。

**關鍵詞：**老舍文學 滿文化 漢文化 融通之橋

在中華民族五十六大文化脈系中，滿族文化有著自己“獨一份”的精魂；而且，她是一個“豐富多彩的文化實體”。自清入關三百年間，滿族文化基本上呈現出兩種情形：一是質樸、原始，具有滿族尚武精神的東北鄉野文化；再就是精微、優雅，體現著滿族尚文風範的京城八旗文化。老舍誕生的年代，出生的地方，周圍的人群，決定了老舍屬於後一種。正如吳伯蕭先生說：“論儀態風度，老舍偏于儒雅灑脫。”<sup>1</sup>但是，老舍生命中畢竟跳動著滿族血脈，遺傳著滿族基因；所以，從他那“外圓內方”、“軟而硬”的性格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老舍文化心理底部積澱著的滿族原初文化精神。總之，我們說，老舍屬於在“熟透了”的滿族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中國文化人。

老舍出生於貧窮的滿族旗人之家的生命背景，決定了老舍文化心理中的基本內核與素質。現代心理學告訴我們，一個成年人的人生道路，思想傾向與行為方式的最初形成，至關重要的是在童年—少年時期。考察老舍文化心理的“堅實內核”，童年與少年時期，先入為主地、多渠道地潛入老舍血脈中，鑄就了老舍作為人的生態生理秩序，以及心理形成機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東西，是來自血緣的母體文化。

老舍骨子裏流淌著滿人的血液：屬正黃旗的母親給了他決定一生文化氣質的“生命的教育”。

老舍的父親舒永壽，是正紅旗下的一名保衛皇城的護衛甲兵。老舍一歲時，父親戰死于抗擊八國聯軍的戰鬥中。老舍，從父親那裏繼承來的，除了姓氏與血脈，就是盡忠

<sup>1</sup> 崔明芬，文學博士，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教授。

報國的精神。至於性格、品質與待人處事的方式等等，都是從母親那裏得來的。

老舍的母親馬氏，與許多窮滿族騎兵的家屬、遺孀一樣，是一位剛強、能吃苦、尊嚴、能咬住牙的典型滿族勞動婦女。母親身上有著許多優秀的品質與性格：正直、能幹、熱心助人；還好客、樂觀、重感情、尚禮節，有滿人行俠好義的品德。

母親的這些性格秉賦與高尚人格，都以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方式，傳給幼年和童年時代的老舍，影響著老舍文化人格的最初形成。正如老舍在《我的母親》一文中所說：“我的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百位老師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sup>2</sup>

老舍心目中的母親還作為人物原型直接進入到老舍文學中。《月牙兒》和《微神》中的女主人公們好強、向上、純潔、勤勞、剛強、善良，都有母親令人可敬的氣質。在《月牙兒》的前十章，主人公母親日夜洗衣服、帶“我”去很遠的地方給父親上墳的細節描寫，都有老舍自己母親的影子。另外，他的自傳體小說《小人物自述》和《正紅旗下》裏的母親形象，實際上是老舍的童年視角對自己母親形象的真實寫照。

## 二

老舍文化心理與人格的最初形成，除了母親“生命的教育”外，還有來源於滿族大文化範疇的家庭、親友和京旗滿族傳統文化教育。

細心閱讀有關老舍生平創作的若干資料，還會發現，在老舍生命的最核心圈子裏，幾乎全是滿族旗人。他的初戀，他的夫人，是滿族旗人；他最親近的朋友，如羅常培、白瀕洲等，是滿族旗人；即使在他晚年時，周圍環繞著他，平日找他聊天、請他幫忙的，也常常是一些滿族旗人。

滿族是個文化上比較成熟的民族。滿族整體成員有著比較共同的經濟文化、生活方式、心理狀態、風習民俗與審美情趣。

滿族的先民，世代生息在中國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高寒地帶，在從事漁獵和耕種的生產活動中，逐漸養成了酷愛說唱藝術的文化心理。入主中原後，他們的文化情趣、藝術愛好、欣賞習慣亦隨之進入北京，與具有濃郁地域風韻的北京民間文藝相遇，形成了與滿族文化心理相通的文化氣質、思維特點和欣賞格調。因此，戲院子、茶館、地攤、說書場、廟會、賣藝場、練武攤等是滿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場所。大多民間文藝形式，如大鼓、相聲、快板等都是滿人特別珍愛的通俗藝術。清末，一個普通的滿人，多多少少都會唱兩句京戲或者牌子曲，會玩一兩種樂器，會養鳥，會種花。許多滿族家庭中都有八角鼓、三弦等樂器。親友們歡聚一堂，吹拉彈唱，以為樂事。民國初年，不少滿人失去了“鐵杆莊稼”，以藝謀生，成為專業戲曲或曲藝藝人。老舍在介紹滿人多才藝的特點時說：“戲曲和曲藝成為滿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他們不但愛聽，而且喜歡自己粉墨登場。他們也創作大量的岔曲、快書、鼓詞等等”。老舍生長在這種大民族文化環境中，這些作為一種民族文化教育，自然而然地培養並給予了老舍一種特殊的藝術秉賦、才氣和嗜好。舒乙曾做過統計，“老舍先生的愛好多達十多種：打拳，唱戲，養花，說相聲，藏畫，玩古牌，和小孩子交朋友，下小館，會解字，寫字，養貓，

旅行，行善，贈友，起名字，勞動，收藏小珍寶等等。”這些愛好和興趣都可以看出老舍與生他養他的母體文化有著怎樣割不斷的血緣聯繫；也說明了老舍對自己的滿族民間俗文化的熟悉與熱愛。

這些愛好與興趣，老舍寫作時，常常無意識地自然流露在他的作品裏，給予他的人物。像老馬（《二馬》），自認為已經到了該享清福的年紀，卻孤孤單單帶著兒子來到倫敦承受遺產做生意。他在房東太太母女雙雙都去歇夏那天，心中莫名其妙地湧出種說不上來的難過！忽然覺得“活著有什麼意味！”可是，老馬這個在“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文化環境中長大的地道北京人，轉而又想，“活著”，“也不錯”！“那就是說，好歹活著吧！混吧！混過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他差點兒沒哼哼出幾句西皮快板來。”<sup>3</sup>老馬在這種沮喪、無聊的情境下，沒有哭，沒有笑，也不像大多漢族男人那樣借酒消愁，而是只想哼幾句“西皮”。這種表述麻木心態的特殊方式，是老舍式的，也是滿族式的，是清末被擠壓在社會底層的沒落滿人無可奈何情緒的自然宣泄方式。再如，《趙子曰》裏，追求新潮的大學生趙子曰，決定“為國為民犧牲一切”去做點什麼的時候，唯一想到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唱戲募捐”<sup>4</sup>：唯一希圖的就是聽戲的人喊幾聲“迎頭好”——“好哇！！！”唱戲，圖個好，這是最典型的旗人文化情趣與追求。

還有，老舍創作伊始寫《老張的哲學》時，只為“寫著玩”。這種“寫著玩”的想法的下意識裏，就有舊式旗人戲曲“票友”式的自遣自娛；還有老舍所隸屬的民族文化中，向來就有的以娛樂為文學創作基本目的傳統。

另外，我們說，滿族民族文化還給老舍一種開放的視野，讓他把眼睛投向異域，萌生向國外求學、出國留學的念頭。1871年，李鴻章奏請選派幼童“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在選派人員中，滿清政府首先考慮的是滿人、旗人子弟。這樣，在清朝派出的出國學生中，滿人佔有相當數量。辛亥革命後，滿族家庭送子女入洋學堂和出國留學，已成為一種新風尚。老舍家貧，沒有這個條件；但他作為一個滿人，一個睜開了眼的滿族青年，他也盼望自己能像其他滿族青年一樣，走出國門，去學習新的科學知識，去看看那些欺負、打敗自己民族的國家到底是什麼樣；借此，探求救國救民之道。因此，他利用工作之餘，晚上去燕京大學旁聽英文。在燕京大學，他結識了在那裏任教的英籍教授艾溫士，碰到了助他成行的直接機遇。我們說，也正是這次出國之行，使他有機會直接接觸英國社會和外國文學，使他有機會在大量閱讀外國小說的基礎上，邁出文學創作的第一步：推出《二馬》這樣的比較中英國性的小說，把對於滿民族和漢民族國民性的思索引向深入；而且回國後，連續推出《文博士》、《不成問題的問題》等不少關於留學和留學生的作品，通過文學作品，探索許多文化和社會問題。

### 三

除了生命的教育和滿族民間曲藝濡染，以及大民族環境影響外，滿族傳統俗文化教育對於老舍文化心理的形成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滿族人素來喜歡讀小說。雖然從小說史的角度看，滿族小說出現很晚，到清末乾隆朝才有滿人寫的小說問世。但，滿族接觸與翻譯漢白話小說很早。早在滿族人還沒有定族名“滿洲”之前的女真人時期，清太祖努爾哈赤已經開始讀《三國演義》了。而後，清兵入關，正值白話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風行。漢白話小說

相對於文言、八股文、和詩詞典故，通俗、簡潔，與“清晰明瞭”的滿文正好合拍。所以，他們一開始就喜歡上了漢白話小說也是情有可原的。

滿族人拚命吸吮漢文化的同時，逐步養成了一種愛讀愛寫小說的傳統。並出現了邦額、明義、莊蘭、曹雪芹、文康等一批用漢語寫小說的滿族小說家。這種文化審美意識與習慣作為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通過母體文化傳承中千絲萬縷的聯繫與延伸，直接影響了老舍。使老舍在倫敦初試寫作時，也就自然擇取小說這一藝術形式。而且，在老舍的創作中，小說始終是“重頭戲”。這無論從民族文化無意識積澱，還是從本民族成員對這一積澱的無意識承傳雙向看，都是順理成章、可以理解的。

滿族這個民族的行程發展，現在對我們已有些陌生。無論是那光榮的過去，還是羞辱的曾經，都已成為一段歷史。可老舍作品猶在。倘若我們再認真讀點滿族史，滿族文化史，滿族文學史後，回過頭來再細看老舍作品，就會得到一種新的提醒和啟示：老舍，一刻也沒忘記生養他的民族；老舍作品，一本也沒離開過他的民族，儘管連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的作為一種人的哲學，實際是滿族文化哲學。可以說，老舍文學是滿族文化的百科全書：滿族家庭生活藝術、滿族薩滿信仰、滿族語言、滿族婚喪育兒習俗、滿族旗射服飾、滿族家族家規、滿族的居住、滿族的禁忌、滿族的歲時節令、滿族的遊藝娛樂……無所不包。我們透過老舍文本，差不多能夠基本瞭解滿族與滿族民族文化。抑或說，老舍文本，是滿族與滿族民族文化史的形象解說。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文化的具體體現者。老舍寫家庭生活的作品很多，而且大多以滿族家庭為原型和素材來源。“滿族家庭舊時以大家居多，甚至有‘四世同堂’者，備受尊崇。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幼有序，男女有別，嫡庶有等，尊卑井然，俗曰‘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少輩人對長輩人恭恭敬敬，不敢有些怠慢。……而未出嫁的姑娘在家中地位仍然很高，固有‘當家姑娘’的說法”<sup>5</sup>。且姑娘出嫁後若丈夫去世，回娘家孀居的姑奶奶地位也很高。家人不能怠慢。這些規矩禮道在老舍作品中都有非常細緻且精彩的描寫。老舍最大部頭的小說題目就是《四世同堂》，寫的就是以祁老人為家長的祁家四代人的生活，四代人的故事。儘管我們不一定同意“祁者，旗也，即是旗人的諧音”<sup>6</sup>的說法；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也得承認，《四世同堂》全篇洋溢著濃郁的滿文化蘊味。祁家的生活秩序，規矩禮數，說話作派，接人待物的細節等等，都是滿族式的，旗人化的。

另外，《駱駝祥子》裏的虎妞，出嫁前幫助父親忙上忙下管理車廠，收車份子，頤指氣使地指手劃腳，甚至都不把那個土混混爸爸放在眼裏。虎妞的這些典型的“當家姑娘”的作派，與漢族未出閣藏於深閨“不管閒事”的姑娘截然兩樣。還有，《正紅旗下》中的“姑母”，丈夫死了，回娘家與弟媳婦住在一起，卻儼然是家中的最高身份者。不僅“我”的母親得任勞任怨地像伺候婆婆似的伺候她，而且，我的父親也得處處陪著小心討她喜歡。現在，我們明白了，這是滿族文化使之然。老舍的小說，真可謂滿族文化篇。

婚俗。滿族婚姻中，有“指婚”（即包辦）習俗，且大多娶長婦，離婚者很少。細讀老舍作品，我們會發現，老舍作品搭配的夫妻中，不少小丈夫娶大媳婦；且幾乎沒有離婚事件。第一部小說《老張的哲學》裏，“趙姑母比趙姑夫永遠大十來歲”。19歲的王德“娶的妻27歲”。老舍小說中，寫得最好的一部，命題為《離婚》。書中幾對夫妻

轟轟烈烈地鬧離婚，到頭來，沒有一個家庭鬧成離婚。的確，老舍作品中，有寫媳婦“跟人跑了”的故事，如《我這一輩子》裏的巡警，《熱包子》中的小邱，還有《離婚》裏的丁二爺。有寫丈夫另有所愛的事情，如馬克同、老李（《離婚》）。可是，最終，小邱的媳婦、馬克同都回來了。老李也帶著自己的老婆遠走高飛了。大概，老舍文學中，沒有寫出一對真離婚的故事。當然，這肯定並不意味著老舍的生活閱曆中沒有看過、見過離婚的事情，或者說，老舍不熟悉寫離婚事件。這只能說，在老舍的心靈底部，一種下意識的民族文化審美心理在起作用吧。

葬喪俗。滿族重視親情，主張對死者厚葬，其禮儀也很講究。老舍作品中，有很多處寫到滿族式的葬喪。《二馬》中的馬夫人，年紀輕輕就“扔下個八歲的孩子”“一命嗚呼”了。即使這樣，她的喪事“接三，放焰口，出殯，辦得比馬威的生日又熱鬧多了”。《四世同堂》裏，就連個無頭、無後、無執事的小崔，也要請幾個人吹吹打打地給個好發送。這一些，無疑，也是滿族重視葬喪的習俗在老舍文化心理深處自然運作的結果。

滿族居住，以西為貴，幾乎家家都設有祭神、祭灶王爺、祭財神爺的桌子。屋內壘南北大火炕，俗稱連二炕，長與房相等。滿族富戶多為四合院，周圍套院牆，大門內有影壁。老舍作品中的人物也大多住在這樣的大院裏。老舍到過國外，看過無數摩天大樓；在青島住過，見過各式小洋樓；在北京長大，熟悉各種大宅院。然而，老舍作品中沒有這樣的建築。老舍作品中，幾乎全是大雜院，即破落了的大、小四合院。《小人物自述》裏，關二大媽的大火炕，《正紅旗下》中“我”家的炕，還有那麼多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影壁牆，神杆，祭祖、祭天的神位與儀式，等等。這些，我們從老舍的作品中都能看得又多，又地道。

滿族的飲食宴客文化。滿族是遊牧族，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間。其飲食習俗大都有北方森林民族的特點：簡單，製作與食用方法也粗糙方便。主要有“煮”、“燒”、“烀”、“烤”、“燉”等方法。滿人幾乎將所有的麵食都稱作“餽餽”，如包子、饅頭，管餃子叫“煮餽餽”。過年過節，滿族人家一定要吃火鍋，吃餽餽或“煮餽餽”。這是他們的主食和好飯。老舍作品裏，找不出大段描寫什麼粵味、魯味、川味等珍饈佳肴，而熱鬧的火鍋，常有。老馬（《二馬》）到倫敦住進溫都太太家的頭一天早晨，唯一想吃的就是北京的“餽餽”。“哎呀，北京的餽餽也吃不著了，這是怎說的！這麼以來，想家的心更重了，把別的事全忘了。嗨—北京的餽餡！”人常說，吃飽了不想家。而人在最想家、最孤單的時候，往往想吃的東西，不是最好的東西，而是自己平日最經常、最習慣吃的東西。大概每一個成人都有這種生活體驗。老舍讓老馬想吃“餽餽”，這大概是老舍雖不經意，卻自然帶出來的滿族人的吃食習慣。還有，“我”（《正紅旗下》）洗三那天，再窮，母親也得叫舅家二哥張羅著讓大家吃頓“羊肉酸菜熱湯麵”，喝杯水酒。滿族人原居東北，宴客常煮面；且聚會、待客亦必置酒，稱“米兒酒”。老舍不僅讓他的作品人物自然地吃酸菜面，喝水酒，而且，他自己一生也都保留了這些食俗。熟知老舍的人都知道，老舍一生愛“喝二口兒”，直到晚年，每至秋季，“老舍都在小院裏舉辦家庭菊展，邀請朋友們賞菊，當然，必備的節目是吃烤肉”<sup>8</sup>。“賞菊”、“吃烤肉”，又是滿俗。

育兒。滿族的生育觀，以多兒多女為福。兒女出生後的第三天，要舉行洗禮，俗稱“洗三”。請兒女雙全的老太太，用槐樹枝，艾蒿葉熬成的水，給嬰兒沐浴。前來祝賀

的人，將銅錢、花生、雞蛋等放入水中，俗稱“添盆”。邊洗邊說：“洗洗頭，做王侯；洗洗蛋，做知縣；洗洗溝，做知州；洗洗腰，一輩更比一輩高”。據說，用這樣的水給嬰兒洗澡，可去病保健康。之後，用新布蘸清茶水用力擦嬰兒牙床，嬰兒大哭，謂之吉兆。親友再次祝賀，俗曰此為‘響盆’”。“還有‘做滿月’，姥姥要給蒸面駒駒，並以面條款客，意謂長壽。‘抓週’，在孩子初懂人事時，取些‘小玩藝’讓孩子抓，先抓什麼，就預示孩子長大後的情趣和志向”<sup>9</sup>。

這些習俗，一點不差地都進入了老舍的《牛天賜傳》、《小人物自述》和《正紅旗下》等作品中。老舍非常細緻、精彩、真實地描寫滿族育兒、洗三、抓週、生日等習俗，不僅使作品生動有趣，同時，也開闊了讀者的文化知識視野。而且從民俗學的角度說，老舍的作品，也對民風、民俗研究作出了可資借鑑的重要貢獻。

滿族“還有‘睡扁頭’之俗，滿族人以扁頭為美”<sup>10</sup>。這一審美習俗，在老舍的作品中也不止一處表現過。小天賜(《牛天賜傳》)的形象，最令人難忘的外表特徵，就是扁形的腦勺。老舍寫道：天賜“腦勺向裏長了去，平得像塊板”<sup>11</sup>。還有在倫敦讀書的李子榮(《二馬》)，也長了張“扁而腫”的臉。李子榮是老舍作品中出現的第一個具有新思想、而又腳踏實地讀書、做事的青年人形象。老舍對他是充分肯定和讚揚的。對於這樣一個有著美好品質的人物，老舍給他這樣一張很不美的“扁”臉。可能，這也是老舍內心深處滿族“以扁頭為美”的審美心理在起作用吧。

不僅風習民俗，一些滿族心理與生活習慣也都反復出現在老舍的作品裏。滿族是原始生活在東北地區的狩獵民族。進入中原以後，滿人很不適應北京城的夏季炎熱氣候與生活環境。他們不僅怕酷熱，更怕“痘疹”(天花)。痘疹對於由塞外濕潤涼爽地區進入城市的騎馬民族，這是一種十分容易發病，而且傳染迅速、死亡率高的可怕瘟疫。一覽清史，皇子皇孫姑且不論，就連身為萬乘之尊的皇帝也在劫難逃。從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福臨到光緒九代皇帝中，有兩人死於痘疹。即世祖順治帝和同治帝(穆宗載淳)，死時年齡分別為24歲和19歲，是清代皇帝中壽命最短的兩個人。因此，滿人幾百年來都很重視“種痘”、“避痘”的事。《牛天賜傳》裏，老舍用了很大的篇幅詳細描述天賜“種痘”、“痘發”、“痘兒落了痂”的全過程。光看“種痘”，你就可想而知這是件多大的事情。先是牛老太太親自出馬調查施種牛痘的地方，然後，“擇定了吉日，大舉地去種痘”。牛老太太堅持叫“種六顆”，醫生也堅決，“不種齊六顆不拉倒”。老舍隔順治已近三百年，離同治也有好些年頭。可是滿族對於“痘疹”的恐懼心理一直延續給老舍，在老舍的心理深處也有著反映。至少，我們說，老舍記挂著這種令滿人談虎色變的病。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出，民族姻緣如何影響著老舍，使他在最不經意的地方，一個小小的細節，都自然流露出滿人血質、性情。

語言文字。滿族語言文字有著自己特殊的歷史發展軌跡而不同於其他民族。原本操女真語的努爾哈赤政權，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凡書寫方面的事項都要借助蒙古文來完成。1599年，努爾哈赤命大臣額爾德尼創制滿文；又命大海增加圈點以改進之；完善為“於十二字頭，酌加圈點，以分析之……”<sup>12</sup>。總之，滿語乃“十二字頭文字”。現在，我們確實沒有足夠的資料證明，老舍是否曾經學習過或會滿文、懂滿語；但是，通過作品我們確實可以認為老舍至少懂滿語的語法結構方式，而且，老舍作品中出現過一些滿語或有關滿語的字句。如《二馬》中，李子榮為發展老馬古玩店的生意，曾建議老馬學

習鄰居店鋪的做法，賣古玩外帶賣滿蒙文書籍。老馬張口卻說：“賣滿蒙文的書籍？笑話，洋鬼子會念滿文‘十二字頭’？怎麼著，洋鬼子預備見佐領挑馬甲是怎？”<sup>13</sup>我們說，沒有一定的有關滿語的知識，是寫不出這段文字來的。老舍作品中，有些地方還直接運用滿語。如《正紅旗下》中叫媽媽為“奶奶”，什麼“牛錄”等詞語。這在漢族作家的作品中是絕對沒有的現象。

宗教文化方面。滿族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信仰和承繼著與通古斯人古老的多種信仰一致的薩滿教。清亡後，薩滿教基本上不復存在。這對於重傳統尚神禮的滿族來說，猶如一下子陷入一種精神無著落的境地。滿人茫然只有向外求索。因此，社會上有的滿人開始信奉佛陀，也有不少滿人受洗入基督教，還有的索性加入“救世軍”。這些懷有各種不同的心理需求皈依宗教的人，他們各種不同的行為舉止，不僅實際影響著老舍，也作為一種宗教文化現象被老舍寫在他的作品裏。

老舍自己信奉過佛陀，也入過“洋教”。他對宗教的認識很清醒。滿人中有劉壽綿，法號“宗月大師”這樣的真心皈依佛主的善人，也有根本沒有真正宗教信仰，而只是盲目地靠機緣信奉宗教的。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描述。如《老張的哲學》中的趙四，就是因為“信孔教的人們不管他，信呂祖的人們不理他，佛門弟子嘲笑他。……偏有那最粗淺而含洋氣的救世軍歡迎他和歡迎別人一樣。”於是，趙四入了救世軍。還有一些滿人，尋找宗教信仰的前提是既得利益。老張（《老張的哲學》），“他的宗教是三種：回、耶、佛”。三種宗教根據他“錢本位而三位一體”的哲學而變換使用。多老大（《正紅旗下》），入洋教就為了那幾吊小錢，還為了入教可以借洋人的勢力欺負中國人，可以不還王掌櫃的錢。我們說，老舍這種最初的社會文化認知，與他曾經身臨滿旗社會底層，經常耳濡目染有著很大的關係。他的精神世界、文化心理，深深地烙印著老舍和滿族社會與滿族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繫。

別林斯基說：“……民族性的奧秘所在不是這個民族的服飾和飲食，而是在於這個民族理解事物的方式。”<sup>14</sup>如上所述，老舍文本，由於血緣的聯結，的確經意不經意、自覺不自覺地描寫了大量的滿族文化事相，諸如服飾飲食、說書唱戲、婚喪嫁娶、洗三抓週，等等；但是，老舍的思維焦點絕不在這些事相本身，他是要透過這些非常具體的滿人生活方式、感受方式的詩學探索，傳遞他對於滿族文化核心問題的深切思考。因為，文化的核心問題，是在縱橫交錯的時代座標上，確定特定民族、特定民族人的文化心理、行為方式。老舍的文學思考，無疑體現了一個具有滿族素質的中國文化人，一個滿族作家思維素質的自覺與清醒。我們也從老舍文學鮮明的藝術形象、豐富多彩的文化事相、不竭的文學思索中，更加理解滿族文化和中華民族文化的深蘊；更加理解滿族和中華民族的精神。

#### 註釋

1. 吳伯蕭：“作者·教授·師友”，轉引自吳小美、魏韶華著《老舍的小說世界與東西方文化》第 79 頁，蘭州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版。
2. 老舍：“我的母親”，見曾廣燦、吳懷斌編《老舍研究資料》（上），第 111 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版。

3. 《老舍文集》第一卷，第 544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4. 《老舍文集》第一卷，第 320 – 32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5. 張佳生主編《滿族文化史》，第 534 – 535 頁，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6. 宋永毅：《老舍與中國文化觀念》第 15 頁，學林出版社 1985 年版。
7. 《老舍文集》第一卷，第 415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第 1 版。
8. 舒乙：《我的思念——關於老舍先生》第 321 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9. 張佳生主編《滿族文化史》第 522 頁，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0. 同上，第 523 頁。
11. 《老舍文集》第二卷，第 401 – 40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2. 張佳生主編《滿族文化史》第 550 – 551 頁，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3. 《老舍文集》第一卷第 528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第 1 版。
14. 轉引自[俄羅斯]斯別什涅夫：“老舍與幽默”，載《老舍與二十世紀》第 67 頁，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 主要參考文獻

- (1) 《老舍全集》(第 1 – 19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 (2) 胡桀青著《老舍寫作生涯》(生活、創作自述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1 年 5 月版。
- (3) 舒乙著《我的思念——關於老舍先生》，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 (4) 關紀新著《老舍評傳》，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9[民 88]初版。
- (5) 蘇慶昌王惠雲著《老舍評傳》，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 1985 年版。
- (6) 吳懷斌曾廣燦編《老舍研究資料》(上、下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85 年版。
- (7) 張佳生主編《滿族文化史》，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 (8) 《滿族簡史》編寫組《滿族簡史》，中華書局 1979 年第 1 版。

## Lao She and Manchurian Culture

Cui Mingfen

#### Abstract:

As a very special writer and scholar, Lao She possesses his unique Manchurian nature. Lao She's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specialty and originality of his literary art all come from his intercultural background.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e Man - Han intercultural combinator in his works is clearly expressed. "A human bridge spanning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is is the illustration by former US president Nixon about Sai Zhen Zhu, a Nobel laureate of literature for her works on Chinese people's life. Taking this metaphor, Lao She also can be referred to as a "bridge", a bridge spanning Manchurian and Han cultures.

**Key Words:** Cultural bridge, Intercultural, Manchurian-Han cultures